

百 科 小 叢 書

巴 爾 扎 克 的 掙 扎 與 戀 愛

奧 本 海 著
陳 漢 年 譯

王 雲 五 主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書叢小科百

愛戀與扎掙的克扎爾巴

著 海 本 奧
譯 年 漢 陳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巴爾扎克的掙扎與戀愛



一

巴爾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生於一七九九年三月二十日推爾斯城 (Tours)。他的父親巴爾沙 (Bernard Francois Balae) 原是普通平民的後裔。他把他的名字改成巴爾扎克 (Balzac) 顯然是因為要提高他的社會地位。後來他的兒子雖然沒有得着什麼恩准，自己加了一個尊貴的介詞 De，完成了名字的變遷，也就爲着這種道理。

巴爾沙 在阿爾比省過了大半世卑微的農民生活以後，投入拿破倫的軍隊，不久就被擢爲軍需官。

許多認識他的人都以爲他一生將從此完結了。他漸漸老了，愛情是顯然地從他身邊過去了。

巴爾扎克的掙扎與戀愛

但是事實卻完全兩樣。誰都要驚奇的吧，這位五十一歲的老軍曹竟忽地做了癡情熱戀的主角；他開始向軍隊裏的美人追求了，這位美人的名字叫做勞爾，沙蘭比爾（Laure Sallambier），是一個上級軍官的十八歲的年青女兒。這可不是什麼非非的幻想，或是輕佻的獻媚，因為結果他們竟宣佈訂婚了。

爲什麼這位年青貌美的女子會拋棄了她的青春，追從着一個比她父親還年老的人，在她的朋友看來，實在是一個謎，就是後來她自己也認爲是一個謎。她在成羣的向他求愛的人當中，很可以選擇一個和她的美貌、地位更相稱宜的配偶的。偉大的拿破倫對於她的嫵媚竟也不能無動於中呢。據說他們當中曾經有過密切的友誼。當這位將軍奉命駐防別地的時候，勞爾立在洋臺上面，對着騎馬遠去的他揮着手帕；他去了又轉回來，和她親了一個吻。這場密切的友誼就從此完結了，這很使巴爾扎克遺憾——這位小說家時常誇耀着他母親曾經爲拿破倫所熱戀過。

巴爾沙後來奉命節駐推爾斯，就帶着他的妻子勞爾在那兒住下了。第一個孩子生下不久就死去，第二個孩子就是巴爾扎克。據說勞爾懷孕着他的時候，對於她自縛於這種庸碌小康的生活

很爲懊惱，日夜懷念着拿破倫，拿破倫簡直成了她的偶像——這件事，好多人認爲是很有意義的。

繼巴爾扎克而生的是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勞爾、勞蘭夏和亨利。因爲第一個孩子的夭亡，所以他們就把巴爾扎克和勞爾交給一個養母撫養着。因爲從小生活在一起，一到稍微懂事的時候，他們兄妹倆就自然而然地做了很好的伴侶，他們兩人間感情的融洽持久，正和 Gorge Eliot 在絲廠 (Mill on the floss) 裏所描寫的兄妹一樣。

從小，巴爾扎克就大大地感到愛的缺乏。他的求爲人鍾愛的慾望，求爲人撫念，爲人慰藉的慾望——他終身抱着這個慾望——永遠沒有滿足過。他的父親太老了，不會常常逗着他玩笑的，他的貴族化的母親呢，對待子女們又有她自己的理論，總是那麼冷峻嚴肅的，他說，他沒有一次接近她，心中不帶着一點恐怖。但是他早年的生活裏可也不完全沒有幸福。除去他妹妹勞爾這個伴侶以外，他有時也遇到些過路的陌生，這些陌生看見了這個肥碩的，大眼睛的，真實地發射着熱情擊愛的孩子，都不由而由的摩撫着他，並且驚歎道：這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孩子呀！這時候，他是感到無上的快慰的。

八歲，在推爾斯受完初步教育後，巴爾扎克就到樊多姆進了一家高等學校。他在這兒過了六年淒慘的生活，這在他的小說 *Lois Lambert* 裏敘述得很詳細。這個學校的規則極嚴厲；平常學生是不准出校門一步的。巴爾扎克離開了家庭骨肉，很感到孤寂，不幸同學們又多嘲笑他表面上的滯鈍，沒有人高興和他來往，這更使他感到分外的淒涼。

學生們依着智力的強弱，分成優、中、下、劣四級。巴爾扎克自然是在「劣級」。教師們實在無法把功課灌進他那遲鈍的頭腦；他常常爲着功課不好而受着處罰。處罰的方法總是很嚴厲的，但是有一次的處罰卻是可感謝的呢；他給鎖在他的宿舍裏幾天，每天只有一點麵包和煉乳充飢。在這個「監獄」裏，他才有機會從這課那課厭倦的日常生活裏透出一口氣，而省視一下自己……

「在二十一歲前，」他在魔皮 (*Magic Skin*) 裏寫道：「我是屈處在專制的鞭下，這個鞭像修士會的鞭一樣冷酷。」

正當教師們放棄教育他的時候，巴爾扎克自己教育起自己來了。他有着一股讀書的熱情——凡是在規定課程以外的書，他都愛讀。他犧牲了他的很少的津貼來賄賂圖書館員，常常偷偷

地借出書籍，偷偷地看完。他的心靈，經過這些所謂「違禁讀物」的灌輸，慢慢底開通起來；他漸漸的有思想了，他要發表他的思想了。這時才混雜地表露出他的天才，才慢慢底開發着那偉大的內在的「力」。

「優級」生有一個文學社，該社每學期要在學生中挑選一篇戲劇。巴爾扎克絲毫不自餒於「智力的低下」，決心要寫一個長篇詩劇，來博得同學的敬仰，他想，那篇戲劇一發表出來，同學們就要驚歎得拜倒在他面前……因此他就坐下來，寫了一篇漫無形式的史詩，結果呢，他卻成爲全校的笑柄；他給人取了一個綽號「詩人」，他那粗笨的詩句引起師生的哄堂嘲弄。

巴爾扎克，雖然深深地受着創傷，卻一點也不氣餒。他告訴我們道：「磨難與不公，給了我一種嶄新的勇氣。」真的，那不但是勇氣而已。同學師長的侮蔑嘲弄反而使他對於自身能力堅信不疑，所以他後來遇到「優級」生對於他的努力加以侮辱的時候，絲毫不理會，連睫毛也不靈一下的。

好，他們既然不了解他。他也就不再允許他們拜讀他的大作了。這位肅然奮發的孩子現在又

開始寫一篇人生意志的論文 (Treatise on human will)。他握着筆，瘋狂地在紙張上沙沙地劃寫着，寫了又想，想了又寫。寫完之後，他謹慎地把原稿鎖在一個小小的盒子裏面，卻不料被一位教師發覺了。這位教師強迫他交出他的財寶，答應要給他一頓罪由應得的重重處分，輕蔑地把那篇論文看了一遍。

「哼！」他嗤了一聲。「原來是爲着這種無聊的東西你把正課荒疏掉！」

這就是他在樊多姆的生活，這種生活不久就破壞了他的康健。他的緋紅的雙頰變成灰白色了，他的兩眼紅腫了，他的身軀弱了瘦了。學校當局大爲驚訝，連忙把他的父母請了來，父母見了他，不禁大驚失色；就是一向很嚴肅的母親，這時也忍不住地把他鉤在手腕裏了。他們把他帶到家裏去了，他們並且告訴他將來決計不再送他回到那可恨的地方去，他真開心呀。此後有一個短短的時期，他享受了他時常渴望着的溫柔的撫愛。

鄉村的散步不久恢復了他的精力和氣色。他在推爾斯進了日校，在那裏，因爲他的父母時常以送他回樊多姆來恐嚇他，他着實進步了不少。

這時候他還很害羞，怕和別的孩子打淘，尤其是女子。當他妹妹勞爾——這時期中他唯一的伴侶——勸他和她的女朋友一同玩耍的時候，他總是嚴正地拒絕着，並且畫着一個十四歲孩子所有的斯文態度說道：「女人是沒有知識的——她們只懂跳舞！」後來，當他遇着戀愛失敗的時候，他常常反覆吟味着這句哲人的名言。

但是，勞爾卻是個顯然的例外。他把他一切的肺腑，一切的希望與雄圖，都告訴了她。他爲她的同情和興趣所鼓勵，他的自信力更加旺盛了。他堅決地對她說道：「你看，我要成爲偉人了！」時日遷苒，他常常對她說出這句話，一直到真的成爲事實。

不幾年，巴爾扎克一家搬到巴黎，他父親在那兒得了個新位置。這時他家裏開始想到他的事業，因爲他已經十七歲了。一向緘默着的他的父親，突然表示出意見來：他希望他的兒子學法律。巴爾扎克沒有反對。「我要做一個大政治家，」他對他的妹妹說道：「不管什麼，總之我要偉大。」他因此進了法律學校，他受着政治野心的鼓勵，對於功課竟這樣專心，三年內他就修完了課程，並且考試及格了。這時候，他的父母認識了他的天性，緊緊地督促着他，使他一步步的向目的地

邁進。他所受過的這種嚴格訓練，在他的魔皮裏描寫了出來；他的錢只夠買書之用；他的寢室和他父親的自修室連通着，他每天必需九時睡覺，五時起身；他晚上是不准出門的，他惟一的娛樂——當他的行為是滿意的時候——是和他的母親、祖母一齊作紙牌的遊戲。

當他平安地快要功成圓滿的一剎那間，他忽然叛變了。經過幾年來的苦讀苦幹，他漸漸的認識了自己，認識了自己真正的要求和慾望……當他父親熱烈地宣佈着他已經替他在一個有聲望的律師那裏謀了一個位置的時候，巴爾扎克暴躁地叫道：「我不幹！我不要做律師！我要寫作——不然絞殺我好了！」全家爲之愕然。

巴爾扎克一家——具有同情心的勞爾除外——都擾動起來。他們威嚇他要把他逐出去，把他拋棄到街上，總之他們是不允許他沾污自己沾污家門的。但是他絲毫也不讓步；威嚇責罵，一點不能使他動搖。他繼續高叫道：「我要做一個著作家！」這場爭執繼續了幾天，起初是全家，後來只限於他父子兩人。老練的軍曹猛勇地進攻着，但是終於敵不過巴爾扎克的頑強，結果還是讓了步，雖然心裏不大甘願地。巴爾扎克有機會走上他自己所選擇的道路了。

但是這個機會，在得着他母親批准的時候，是很稀微貧乏的，真的！他們給了他兩年嘗試的時間——僅僅兩年——看他究竟能否在筆尖上有所成就，他們每年所給他的生活費，不足三百元——僅能使他不至挨餓而已。可是他卻很心滿意足；他所敢希望的就是這麼多呀。

數月後，二十一歲的巴爾扎克就住在一間價廉黑暗的閣樓上了，孤獨獨地，只有他的野心作伴。他一家其餘的人，因為經濟的關係，都搬到維勒巴黎斯的近郊去了。

他要想藉此博得聲威的一篇文藝作品是克倫威爾（Cromwell），他認為這是歷史上最精彩的一節。比他再堅決再自信的作家，實在不曾有過。他寫給他的妹妹道：「我要我的悲劇成爲人民和帝王的聖經！我一定帶着一個偉大的作品初登文壇，否則就死！」

這幾天他比較得快活些，因爲他不是個好數學家，不知道他目下的生活遠遠地超過了他的財產，也不知道他那每年有限的津貼是飛快地耗完了。他在幾星期內塗完了他的悲劇最後的一頁。他認爲這個悲劇一定可以和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相伯仲（那時浮士德剛剛發表出來）。他勝利地立在他的家人和幾個親切的友人面前，開始高聲朗朗地讀着他的原稿。

假使他曾經預料那篇戲劇一定能夠感動讀者的話，他倒沒有料錯呢。他們真的被感動了！他們起初以為他在和他們開玩笑，但是看到他的態度怪嚴重的，他們只有在驚惶無語中靜靜的聽着他。後來，他們再也忍不住那些陳腐的，惡濁的，和大部份沒有意義的詩句了，他們就叫他停止下來。

這裏的情節，比那篇瀉腳戲劇裏任何一幕都更加戲劇化些。巴爾扎克受着各方無情的攻擊——甚至他的妹妹也沒有原諒他。他像發了瘋似的高叫着沒有人同情他，沒有人了解他的作品。這篇戲劇對於他們太深了，太精緻了！他的父親和他商量着，把那原稿送給一位知名的批評家讀一下。巴爾扎克以為這樣的人一定會欣賞他的作品，就欣然地同意了。

這樣克倫威爾就送到一位年高位尊的文學教授的手裏了。他的妹妹勞爾告訴了我們下面的一段：

「善良的老教授在細心讀完之後，說道，克倫威爾的作者還是丟掉文學去獻身別的任何事業吧！」

「從一八二三年到一八三三年，一個天使扶着我，渡過了凶惡的戰爭，這件事，假使我不提起，那我就太不忠實了」——

致漢氏卡夫人書

巴爾扎克仍靦然無動於中。他對他的妹妹說道：「我一定向前走去，不達到目的不止，將來總有一天，你會看見我被列於我國大文豪之林的。」他使得父母同意之後，又回到那小小的閣樓上而重新開始了。他突然發覺出他的津貼已經耗完，這實在使他驚惶不小，他母親決計用飢餓來威脅他就範，冷酷地連一個銅板也不肯多給他。在他的名著無神者的羣衆（*The Atheist's Mass*）裏，他把他那襤褸的境況生動活潑地描寫了出來：

「我忍受了一切：飢渴，金錢的缺乏，衣帽鞋襪的缺乏——一切貧窮所引起的最困苦面我都忍受過了。我在那閣樓裏向着我的凍僵了的手指呵氣取暖……我工作了整個冬天，我看見我頭

上發出的蒸氣和嘴裏呼吸出來的煙，昇騰着，正像在冰凍的日子裏你所看到的牛馬的呼吸一樣。我真不知道，一個人從什麼地方得來這種勇氣，使他能夠支持着這樣的生活。我是孤零零地，沒有援助，沒有一個銅板……但是……我有那種高貴的善感易動的靈泉，這種靈泉，常是一個強壯得能夠爬上任何山峯的人，在貧窮的泥坑中久經鍛練後的附屬品。我不能在我家人手裏取得什麼，除去規定好的區區津貼。這時候，我早晨只好吃一塊隔宿，或者隔幾宿的賤價麵包。我在這麵包上澆一點牛乳；這樣我的早餐只化兩個銅板。你是不難猜到的，我必需怎樣小心愛護着我的衣服鞋襪呀！我不知道，我們後來對於同志間出賣的難堪，是否比得上……看見一隻鞋子脫了線而露出腳爪的寒酸樣子，或者聽得大衣上的破布發出沙沙的聲音所引起的難堪。我沒有別的飲料，只有水……我有時自言自語道，難道我永遠不能吃一杯牛乳和咖啡了嗎？……好，我帶着一般為貧窮所鼓起的熱情工作着。我追求着豐滿正確的知識，這種知識可以使我個人發生無限價值，我審視着他日我從一無所有中掙扎出來時所要造就的地位。我耗去的油比耗去的麵包多；在那些艱強的夜裏，我在燈火上的化費，比在伙食上的化費多。這個掙扎是長時間的，頑固的，並且是沒有慰問

的。」

可是他的希望一點沒有減小。他繼續寫着他所認為偉大的名著，他不斷的從這家書局跑到那家書局，從這個編輯跑到那個編輯，但是結果總是給他一個失望。兩年試驗的時期完結了，他是怎樣感到悵惘呀。

他給招回家中，家人叫他以後需得服從他雙親的敦勸，雙親是知道他最適宜於那一種職業的。但是他還偷偷地寫着，依然下着決心，要把他真正的天才顯露給他們看。家庭的生活和他在欄樓上的生活同樣的淒慘——雖然形式不同——因為他所受到的只有辛辣的責罵和埋愁。

當他父親決定要他去找點什麼固定工作做的時候，——因為這好像是他唯一能做的工作——他再也忍耐不住了。

「假使他們把他們的黑暗擲上我的身來，那我寧願死去，」他寫給他的妹妹道他的妹妹現在已經出了嫁，住在拜洛克斯了。「什麼，難道要把我扮成牛馬嗎！牛馬一小時跑三十圈或者四十圈，吃，喝，睡覺，都在規定的時候。這就是他們所說的生活——同一事件機械的旋轉，永久的循環！」

他是忍受不了的！不管經濟的缺乏，過去的經驗，他包好行裝，迅速地回到巴黎去了。他決計不惜犧牲一切，在筆頭上謀生活，他開始寫瑣碎的雜文，無聊的「一角小說」，想藉此渡過這個困難時期。他厭恨這個工作，但是他迫着自己去做。只要不是他家庭所要他做的事，什麼都好些。後來他的作品漸漸可以出賣了；他畢竟表現出他是在賺錢了，雖然賺的錢還遠不能維持生活！

在這次可怕的奮鬥中，他最感悲哀的是孤獨，是缺少侶伴。妹妹勞爾，他唯一可以信托的人，她的忠誠同情給了他，在困苦中掙扎的勇氣，現在是被她的丈夫奪去了。那丈夫是一個極愚蠢膚淺的人，妬忌她和巴爾扎克間的關係，禁止她和巴爾扎克通信。因此巴爾扎克和世界完全絕緣了。他幾乎忍不住這種被遺棄的無限悲哀。「求爲人鍾愛」的慾望現在籠罩了其他一切，他需要一個慰安者，一個監護的天使，一個情人。

他在波乃夫人身上找着這樣的人了。

波乃夫人是巴爾扎克家在維勒巴黎斯的鄰居。巴爾扎克爲着抵制母親，就藉着家庭教師爲防禦線，他的第一個學生就是波乃夫人的二十一歲的兒子。他到她家裏幾次之後，就漸漸爲他的

雇主夫人所垂青，這位雇主實在是第一個真正認識他的天才的女子，真正是他的第一個情人。

……

波乃夫人的父親是德人，音樂家，在路易十六王宮裏爲豎琴師。他的母親曾經做過宮中的侍者，所以她是不難得着國王和皇后做她的教父母的。凡爾賽宮裏最高貴的環境，把她教養成爲一個極端敏感的夫人，有着無比的端莊，懷着透明的智慧。在下面一斷，巴爾扎克對於費美尼夫人 (Madame Firmiani) 的素描中，我們可以看到她是怎樣的一個人，因爲所謂費美尼夫人就是指着波乃夫人：

「你可曾遇着一個女人，她的和諧的音調給予她一種嫵媚，這種嫵媚在她的形態上也明顯地表露出來，她知道怎樣講話，怎樣緘默，她愛你無微不至，她的話句是很清純快樂的，她的嘲弄安慰你，她的批評不刺你；她既不說教，也不雄辯，但是她很高興領導一個討論，並且使牠在適當的時間終結。她的態度是友愛談諧的，她的謙恭不勉強，她的誠懇不卑鄙，她尊敬人，不超過薄薄的文雅一層，她決計不會使你厭倦的，她總是使你和她心滿意足的。……這個女人非常的自然。你一點也

不感到不自在。她不誇耀什麼，他的表情很樸素，因為是真實的。雖然坦直，但她決不傷害別人最敏感的自尊心；她接待人像上帝造化人一樣，對於壞的憐憫，對於犯過的荒謬的原諒，對於老少都同情，什麼都煩惱不了她的，因為她有一種先見之明。她慈愛與談諧並用，起先約束你，而後安慰你。你會真實地愛她到這種地方，假使這位天使做錯了事，你一定可以原諒她的。費美尼夫人就是這樣。」

波乃夫人就是這樣。

她十八歲時嫁與波乃 (Gabriel de Berry)，波乃比她大兩歲。這場配合非常的不愉快，雖然事實上這配合已由九個子女而加強，波乃實在是個反覆無常的蠢貨，他輕蔑地待着妻子，他不了解她那易動善感的天性所需要的柔情。因此她枯守着這單調的日子過了一年又一年，她希望又復希望着她將來總有得着真正愛情的一天……

巴爾扎克遇見她的時候，她已經四十五歲，並且是一個祖母了；他還不到二十二歲啦。但是她還極端的美麗呢——心境的成熟，世態的了解，在在使得她的嫵媚端莊有增無已。此外，巴爾扎克

爲着母愛的需要而傾向於她，也不是出乎意料的事。他長久沒有得着他親身母親的撫愛，他在波乃夫人身上找着一個新的母親了。波乃夫人呢，爲着相似的理由，也很樂於開發這位狂放不羈的少年的潛在的天才。

「只有一個女子最後的愛才能滿足一個男子最初的愛，」巴爾扎克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或許不是指着普天下人而言，但無疑是指着他自己而言。從各方面說來，他的確是波乃夫人最後的愛人。從這時起一直到她死爲止，她雖然受着丈夫和子女的束縛，卻全然在他身上注念着。不管他是在雲霄，或是在深淵，不管他遇着無數的屏障，或是凱旋地戰勝了敵人，不管他是富是窮，她總是在他旁邊，鼓着他向着目的地前進。她的忠誠是這樣真實，這樣一點不帶着狹小自私的觀念，當她看出自己年齡漸漸老，容貌漸漸衰的時候，她就結束了他們間親密的關係，並且要他忘去了她。她在巴爾扎克個性和創造力發展上所佔的重要地位是無以復加的。他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他在致漢氏卡夫人一書裏坦白地說道：

「波乃夫人，雖然出了嫁，對於我還好像一個天使。她曾經做過我的母親，情人，家族，朋友和願

間；她栽培過作家，她安慰過人，她創造了我的志趣；她和我一同哭一同笑，像一個姊妹，她天天來消除我的煩惱，像一個慈悲的睡眠……沒有她，我一定已經死去了。她常常發現我幾天沒有東西吃，她像天使般仁慈地替我預備好生活上必需的一切。她鼓勵着我的自尊心，這種自尊心就是今日我的仇人罵我的資料，而被視為愚笨的自滿的……」

但也就是波乃夫人，爲他目下正在寫作的可怕的雜文所戰慄，建議要巴爾扎克去經營別的事業，藉以「洗刷一下」，然後再來努力文藝。他不能寫出偉大的書籍，他現決定出版偉大的書籍了。他家裏聽到他心情這樣突然轉變過來，非常歡喜，就和波乃夫人連絡着，供給他現款。一八二五年巴爾扎克和出版家開尼爾設立了個股東公司，他們第一個目的是重新出版一部拉馮泰（La Fontaine）的全集。

巴爾扎克的不切實際的思想和奢侈的志趣太夠制死任何商業上的希圖了。他們到處陷入失敗的阱中，常常當着波乃夫人或者他父母寄來新的接濟的時候，巴爾扎克卻不慌不忙地把那筆錢用來購置私人的用具。真的，他有時還更進一步呢。有一次，他弄了點包書皮回來，他很喜歡牠，

竟把牠帶到皮匠那裏，教他用這種皮替他做幾雙鞋子。

兩位股東終於爭噪起來，公司關了門——完全失敗了。波乃夫人贊助的款子數近一萬佛郎，這筆錢，她以後再也沒有看見。但是她對於巴爾扎克的信念，還和他自己的信念一樣穩定，當他宣佈着出版事業失敗而要改做一個印刷家的時候，她又接濟他以新的資本了。一八二六年，巴爾扎克糾合了一個新股東，在瑪麗聖教門街上開了一家小印刷店。

起初各事尚順遂如意。巴爾扎克憑着過去的經驗，小心翼翼的多了。前途看來是蠻有希望的。他在那印刷所三層樓上，佈置了一個小房間——他盡其所有地把他佈置得極端華麗——這兒是他每天下午接待他的情人波乃夫人的地方，波乃夫人之來，是勸告他，安慰他，或者給他更多的錢的。通過她，他的壯志和理想活潑潑地保持着，他的天才燃燒着。

真的，他快活到這種程度，他完全沉浸在未來的希望中，竟把目前的責任忘去了。結果呢，公司宣告破產，債臺以驚人的速度堆積起來。波乃夫人還希望把他扶正，又化了三萬六千佛郎替他買了一引活字製造所。

這是他三件企業中最短命的一個。波乃夫人的丈夫忽然制止她的接濟起來，因為她的源泉快要枯竭了。爲着保全家庭的名譽起見，巴爾扎克的母親，雖然對他的失敗非常震怒，卻也不得不犧牲了她私人的積蓄。他在二十九歲上渡過了這場災難，他所積的債，算來有十萬餘佛郎之多。

我們就是注意到這些事件，但是當巴爾扎克鎮靜地堅決地宣言着「好，現在我要做個作家了」的時候，他一家人喉管裏所發出的瘋狂號叫，是誰都想像不出的。

「友愛支持着我生活下去」——致妹妹勞爾書。

家人毒辣的怨罵動搖不了他，因為波乃夫人又慫恿着他進行他新的計劃了。他想寫一部歷史小說，這部小說的背景需得在英國。他有幾個朋友住在那兒，他們都對於他在文學上的努力表同情，所以他就寫給他們一封動人的信，請求他們給他一個「避難所」，好讓他靜靜地寫作。他回到巴黎的閣樓上，聽候着他們的回音。這時他的境況實在狼狽得很，波乃夫人瞞着丈夫偷偷地給與他的一點點錢，祇夠維持他最低的生活而已。

當他朋友的請柬終於來到的時候，他興奮得連面孔也忘了沒有洗，就匆匆地離開了巴黎。他的朋友們在佛告里斯會見了他，大大地爲他那襤褸的樣子所震驚；他的臉很髒，鬍鬚沒有剃，他的襯衫開敞着，他的鞋子沒有扣，據彭迭文氏夫人（歡迎者之一）說，「他所戴的帽子實在太不像

樣了，我們不得不把他一逕領到佛告里斯獨一無二的帽莊。帽莊裏的店員忙煩苦惱了許久，才找到一頂帽子，大得足夠藏蓋那個包含着人間喜劇的寶匣。

他立刻開始工作，他把他整個的精力都貫注在他的小說裏面。這樣他坦白地模倣做着史各脫（*Sir Walter Scott*）的風格，寫着 *THE CHOUANS*，巴爾扎克在最精采的幾段裏，表現出他極端豐富的想像力，這種力給了他的作品以現實的氣息，人類生活情感的真味。

這本書，他初次署上自己的真名字，是由他從前的同夥開尼爾出版的。雖然得着相當的成功，但遠不如他所預冀着的那麼熱烈。批評家不理牠，這種淡然的漠視比最刻毒的批評還要令人喪氣，巴爾扎克真是心碎了。他淒涼地在波乃夫人面前訴着苦，埋怨着世界對於他的無情，波乃夫人因此給了他一段令人難忘的勸告：「幹下去，親愛的，羣衆從四面八方看着你，但不高叫着讚美你，因為從四面八方看，那光度最高的鏡頭需得不斷地向你移轉，顯微鏡裏怎能看出最可愛的東西呢？」但是巴爾扎克卻寧願人家從顯微鏡裏看他一下，不願人家一看也不看。

他決定要使自己成爲一個名家，回到巴黎開西尼路他的屋子裏，埋頭著作，其豪興，其貫注，其

瘋狂邁進的精神，我們今日稱之爲「巴爾扎克式的狂熱」。他的精力真大；他一天工作十八小時，除黑咖啡外，常常一點刺激品都沒有，他計劃着在二年之內出二十四本書——平均每月出一本。他對於藝術整個的獻身，在他僧侶式的生活上顯露出來。他割斷了一切外界的關係，波乃夫人例外，但他也很少出去看她。他穿着和尚的服裝，成天登在屋子裏，那屋子本身就是一座寺院。窗葉緊緊的閉着，唯一的光亮是他書桌上的一支洋燭，四壁蕭蕭地，他所有的物件都只限於最低的必需品。

這種生活當然要給他一種打擊。缺乏了新鮮空氣，好食品，衛生設備，還有最重要的休息，他的強壯結實的軀幹不久就衰落下來了。成天坐在書桌旁邊，大量的劣等黑咖啡毒害着他的腸胃，他發着虛胖，並且現出僵僵的樣子，這現象，是這種生活情形下所常有的。

但是這種破壞了他康健的生活卻在他的智慧上起了相反的作用：他的天才，不但不爲這種黑暗孤獨的環境所窒息，反而豐滿地暢開了。隔離着真實的世界，他自己成爲他小說裏理想世界的一部份，這種理想在他好像是完全真實的。他和他理想的人物生活在一起，他知道得他們很詳

細他能夠把他們明確地，驚人的創見地勾劃了出來。他的創作才能漸漸的圓熟了，他自己知道。他寫給他的妹妹道：「我已經走在成爲天才的大路上了！」幾星期後又來了個靜穆凱旋的宣佈，「我是一個天才了！」

最後——有人奇怪爲什麼稽延得這麼長久——來了一個「乾涸的時間」，雄偉的創造高潮突然地瀉完了。巴爾扎克感到無限的空虛；熱情沒有了，思想的源泉枯竭了。他整天價空守着空白的紙張，絞着腦汁想寫點什麼，可是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他無法在藝術中忘去自己，這時才深深地感到孤立和體質的衰弱。無限的寂寞圍困着他；從前被他寫作所趕走的活躍的精神，現又猛烈的掙扎了起來。寺院式的環境是多麼窒悶，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推開窗葉，抓住他的帽子。他必需走出去，重新生活一下！

他重新生活了。天性喜歡走極端的他，鑽出了他所稱爲寺院式的「孤寂拘留所」，就一躍而入上流社會，過着極端繁華奢侈的生活，這種生活不久就流於過度的花花公子主義。

當他的作品還沒有受人十分重視的時候，卻有一大堆知識分子的女子在熱烈地慶祝着他

了——特別是聖教門一帶最上流的女子——她們以為他小說裏的女英雄是她們自己的縮影，都誠懇熱烈地做了巴爾扎克的信徒。每當一書出版之後，馬上就有一大堆女子的信件，許多是「雜亂的便條，」潮水般湧來，這使得巴爾扎克大喜若狂。他把這些信通通藏入芬芳的盒子裏面，但他只在好奇心衝動的時候，偶然回覆了她們兩次。

現在他不再受人漠視了，巴黎最著名的婦女們請東圍攻着他，要他到她們的「沙龍」裏去。巴爾扎克為虛榮所驅使，差不多接受了她們每個人的請求。他去會過美麗的萊卡米爾夫人，把他的原稿讀給她聽；他常常到蘇菲亞芥夫人母女兩人家的沙龍裏去，到海米林夫人、達布蘭第氏公爵夫人，以及別的許多夫人家的沙龍裏去。在這些集會的場合，他遇見了雨果、郭偕、拉馬丁等，他們都做了他的好朋友。大仲馬也想和他認識，但是巴爾扎克卻輕蔑地遠遠的避開了「那個黑奴。」另外還有一個和他締為終身之友的是喬治桑。巴爾扎克把她當做一個愉快的同志，稱她做「我的弟弟喬治。」但是他永遠沒有愛過她，因為他們兩人的性情極相似，不能互相吸引。這時候，他們的來往很密切。他常常答應替喬治桑修改作品，但是一到談論寫作的時候，他總是想起他心

中的小說或者故事，而幸福忘懷地談論着牠。一天晚上，他走到她家裏，給她看看他買來的一件新和尙袍子。她家裏正有一批放浪不羈的客人，她就請他進來加入她們的一羣。喝了一點酒以後，巴爾扎克慎重地穿上他的新袍子，從臺上取了一枝七節燭臺，一定要喬治桑和別的敢於跟隨他的客人陪他出去作一次莊嚴的遊行。遊行的目的地是盧散姆堡。他們出發了，據喬治桑說，那一晚的時光，全消耗在使警察相信巴爾扎克沒有發瘋的事件上。

這時，巴爾扎克家裏發生了件重大的變故。巴爾沙，在八十四歲上突然死去了，他夫人，孤苦無靠地，立刻盼望巴爾扎克回來主持家政。巴爾扎克的命運，顛沛得一至於此：他從前渴望着溫柔的母愛而不可得，及至他母親終於給了他時，他又不需要了。可是他很可憐她，答應幫助她。她現在謙和得很，連他的寫作也不敢反對了。他反而聰明地勸他採取惟一可以使他寫作賺錢的步驟——結婚：富裕的婚姻。波乃夫人也勸他這樣，她開始覺得她現在對於他是個笨重的累贅了，她甚至幾次拒絕去看他。巴爾扎克是不需要什麼勸說的；他早已着眼於聖教門街上的一位美麗富貴的年青女郎了。

這位女郎的名字叫做愛麗娜爾，是他的朋友特羅米來公爵的次女。巴爾扎克抱着很大的把握——以爲她在聽得他要做她的新郎的時候，一定會快樂感激得昏過去的——走到她的父親面前，高傲地宣佈着他要給公爵以做他岳父的光榮。公爵微微吃了一驚，但是他答應他道：「你去和愛麗娜爾商量吧。」愛麗娜爾覺得很有興味，但是一個有力的「不」字的回答還不夠滿足她的興味呢！巴爾扎克完全怔住了，甚至發了狂。但他自己安慰自己道，她是個多麼討厭的家伙，我能夠離開她是多麼幸福。

他第二次追求的是達布蘭第氏公爵夫人。巴爾扎克在蘇菲亞芥夫人家沙龍裏見了這位美貌的嬌婦，他們兩人的聲名就大噪起來，因爲他們剛好是最愛奢侈的一對。她雖然好像愛他，但要叫她這個貴族下嫁可不成，因此巴爾扎克又再度遭着拒絕而離開了她的家。

他毫不氣餒，現在又把希望轉托在奧林匹小姐身上了。他們兩人間的交誼，起初純粹是經濟上的來往，後來卻漸漸使巴爾扎克沉迷，使奧林匹非常煩惱起來。巴爾扎克有感於她，寫成魔皮一書，書中的女英雄福多若，就是以她爲模型的。據說他爲着要把她描寫得真切動人，竟偷偷地在她

臥室幕後過了一夜，詳細觀察了她一切的動作——這是他寫作態度極端忠實的最明顯的例子。奧林匹後來從幾個友人處（也是巴爾扎克的朋友）聽得這件事，不禁勃然大怒，把難堪忘諸腦後。當他鼓着勇氣向她提出婚事的時候，她冷酷地對他說道：「到魔鬼那裏去吧。」這次拒絕，他認為是他終身的憾事。她後來嫁給了 William Tell 的名作者羅色尼——巴爾扎克很敬仰的一個人。

巴爾扎克負着創傷了的自尊心回到波乃夫人那裏，波乃夫人一向是準備着用王道來慰安他的。但是波乃夫人現在已經決定無論如何要收束這場關係，因為她現在將近六十歲了。她叫道：「走開吧！你看，我現在老了，龍鍾了！」他熱烈地辯護着，他告訴她表面上的年齡在這種神聖的結合上是算不得什麼的，但是這種請求卻沒有發生作用。她那絕無自私的虔誠使她十分肯定：她說他們必需互相忘掉。因此他只得垂頭喪氣地離開了她的家。在他第二部書 Louis Lambert 裏，他對於守護着他十四年的天使這樣寫道：「她也是一朵孤獨的花，世界沒有注意過她，她曾經做着我的明星。」

她以後只活了幾年，但那是快活的幾年，因為她看見了她小心栽培起來的巴爾扎克的天才的花，現在開得多麼豐滿燦爛。她在臨終的時候寫給他一封雖然簡短但很動人的信，從這封信裏，我們可以看出她那偉大的愛情是多麼深沉真實：「我可以死了。我可以斷定你頭上已經戴上所希望你戴的那頂冠冕了。」巴爾扎克接得她的噩耗，不勝哀痛之至。他哭道：「我在世界上最愛的一個人現在是失去了！波乃夫人死了。我有什麼話可說呢。我的悲哀不能以日計算；我的悲哀將長此伴我一生。」

四

「我憤恨凱氏特里夫人，因為她沒有給我一個新的生命——我不說一個相當的，連她所答應我的也沒有給，挫折了我的生命。」——致卡羅特夫人書。

現在巴爾扎克需要另外一個情人。他寫道：「遺棄與孤寂的感覺刺着我。我什麼都不自私；但我要把我的思想，我的努力，我的情緒告訴一個人，這個人不是我自己，不然我就沒有力量。我不希望什麼冠冕，假使沒有腳來支持那人家或許把牠加上我底頭頂的話。」

因此他驅着他的轎車走到一個新的明星那裏去了——但這可不是忠實的一個，因為她之所以把他引進一個美麗的浪漫絲，目的是給他一個突然殘酷的遺棄。

一八三一年九月，在一大堆女性愛慕者的雜亂的郵件中，發現了一封特別精緻巧慧而沒有署名的信。這位神祕的夫人坦白卓見地評論着魔皮和結婚生理學（Physiology of Marriage），

巴爾扎克大爲誘惑，立刻寫了封回信，申述着他的意見。因此他們就建立了個很好的通信關係，彼此評論着作品。巴爾扎克急於認識這位伶俐智慧的夫人，一定要她吐出她的名字，不然他就要停止和她繼續通信。她告訴他，她是凱氏特里夫人，並且請他有空去看她。

巴爾扎克的虛榮心燃燒着了。凱氏特里是聖教門街上許多最上流夫人當中的一個，體態輕盈，面色微白，真是一個令人迷離的美女，同時她又又是王室中人，家道很富有。這時候她是很容易得手的，因爲她正在預備和一個冬烘的丈夫離婚。巴爾扎克非常樂觀地衝到她家裏，她歡迎着他，帶着明顯的愛。

從此他的造訪只限於她的沙龍，他們間的關係更加親近密切了。他們開始一同玩遊戲，據公爵夫人說，他在遊戲中是個王。但是她得不斷地對他百般的賣弄殷勤，因爲他內心懷疑着他實在是一個走卒。

凱氏特里夫人對於他的一生有着永久的影響；是她把他形成一個紈袴子，一頭社會上的野獍。

雖然他的作品只能給他極少的收入，因為他還是個沒沒無聞的人，但是他和最高等貴族公爵夫人間的來往卻使他覺得十分富裕起來。他搬進最高貴的住宅區，用了一個廚司，一個侍童，一個轎夫。他買了一匹白馬和一頂栗色轎車，他把他的名字用極大的字號漆在車門上，藉以滿足他驅車漫遊巴黎的最大慾望。他不但追隨着一切最新的時髦，甚至還創造了一些極端摩登的所謂「老虎」青年，他們不斷的在戲院和最高貴的咖啡館裏出入着。他棄掉毛織物，改用絲貨，買了不下三十一件的背心，他申明道，他的惟一雄圖是置辦三百六十五件背心，一年之內每天換一件。此外，他自己在身上裝飾着珠寶，衣服上灑滿了香水，誰都討厭他這種腔調，只有他自己還得意洋洋地。

但是他的虛榮心還沒有十分滿足呢。他現在在自以為是歷代帝王的後裔，因此他在他的名字下面畫了個帝王的肩章。及至後來證明出來他和這些古代的貴族一點關係也沒有的時候，他敲着手拍，冷冷地付之一笑道：「好，這只有他們吃虧！」

凱氏特里夫人緊緊地迷住他，她不但聲明熱烈的愛他，而且保證對他忠實。她懇求他一同去

作翻越阿克斯山到日內瓦的旅行，她說，他們可以在日內瓦渡一個美滿的蜜月。巴爾扎克快樂極了，但是他對於她的忠實態度，還隱隱地藏着一點懷疑。

他寫給卡羅特夫人道，卡羅特夫人是他一家的老友，他所最信任最堪寄托肺腑的人：「我陪着一個人到薩梧野去爬阿克斯山是必要的，那個人也許要嘲弄我——一個包使你驚懼的貴族夫人；一個懾人靈魂的天使般的美女；一個極其窈窕，極其可愛，極其刁滑，極其智慧，極其風騷的公爵夫人，這種人我以前不曾看見過，她說，她愛我，她要把我藏在威尼斯宮裏（我什麼都告訴你）她要我什麼都不寫，除非爲着她；她是這樣一個女人，要你跪在她面前膜拜，你就得跪在她面前膜拜；她實在是一個萬人競爭，萬人懷念，萬人妒忌的夫人。」

但是他卻不能不把這個旅行延期下來，因爲發生了一件突然意外的事，這件事他應該預先料到的，但是他沒有。一天，他伸手摸摸錢袋，袋裏已是空空如也；他那狂放的浪費又使得他的錢蒸發完了。債主圍困着他，高聲地以坐牢威嚇他，他結果只好賣掉了他所心愛的馬和車；就是這種使他落淚的犧牲對於他仍然無補於事。爲着籌畫一點糧餉，他不得不完成他的另一著作，這本著作

就是 Lois Lambert。他答應了他的公爵夫人他一定儘快地和她在阿克斯相會之後，就逃到薩區朋友裏，埋頭工作起來。把他一切的事務交給了他的不幸的母親，他母親現在決心把她剩餘的生命用來爲他努力了。

一到薩區，他又把他的生活從這個極端開到那個極端，再度過着寺院式的克己生活，而以新的活力工作着。

「他有一個大鬧鐘，」一個客人薩爾蒙說道：「因爲他睡得很熟，他把鬧針撥在早晨兩點。然後他自己在酒精燈上預備一點咖啡，和幾片土司；然後他就在牀上寫作，他的檯子是這樣構成的，他的膝頭可以自由地在下面抽屈着。他這樣不斷的寫着，一直寫到下午五點，除去咖啡土司外，什麼食品都不進。他五點鐘起身，着好衣服去吃飯，以後他就和他的房東們在客廳裏玩到十點，十點一敲，他就上樓去睡覺。他決不變動分毫這個已定的常規的。」

他想在這種生活狀態下於三星期左右完成路易司蓋保的生活短史，努力的結果，使他害了一場大病，幾乎死去。在去和凱氏特里夫人相會之前，他遵着醫生的叮囑，到蓋哥來米地方卡羅特

夫人家休息一些時候。他很驚訝，城中居民竟把他看做名人了。當他出去理髮的時候，一大堆興奮的羣衆跟隨着他，你擠我攘地爭着在小舖子窗前佔據一個地位。他一向對於出版家的卑賤態度立刻改變了。他寫信給他的母親，叫她不要去看編輯，要他們來看她。她所討的稿費，第一版是三百佛郎一頁，「空白處不扣錢，」作品「要用最大的字號排印。」

他一俟身體稍稍恢復，精力足以支持旅行時，就馬上奔到他的情人那邊去了。但是他和她在一起的幸福卻微微地給他母親的來信挫折了一下，來信說，他的債務還很糟糕，除非他立刻設法處理，他的房屋就要被沒收了。他知道他只有一件事可做，可是這件事卻是他最不願做的事；他必需寫另外一本書。公爵夫人叫他進行去寫，並且答應不去阻礙他，可是願意去安慰他，當他疲倦抑鬱的時候，他的醫生卻不許他工作。巴爾扎克幽默地回答他道，他要寫一篇關於醫生的小說，小說裏的醫生會把他醫好。因此他開始寫着鄉下醫生，他的最著名的小說之一。

「我有一個簡陋的小房間，」他寫信給卡羅特夫人道，「我在那兒可以看見整個山谷。我無情地逼着自己在早晨五點鐘起身，在窗下一直工作到下午五點半。我的早餐是一個雞蛋，俱樂部

裏送來的。凱氏特里夫人給我製了些好咖啡。六點鐘我們一齊進膳，膳後和她閒談一晚。」

數月後，他完成了他的小說的初稿，他的母親以新書可賣一筆大錢爲詞，和緩着他的債主。巴爾扎克在一場大病之後竟能這樣奮發工作，在他的醫生看來，實在是一個謎，那個醫生曾經下着最後警告，要他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巴爾扎克不再需要什麼勸告了。他不管什麼債務不債務，就和他的公爵夫人一同出發到日內瓦去過理想的愛情生活了。

他們到了日內瓦，在旅館裏住了下來。巴爾扎克過了一星期極端幸福驕傲的生活，完全忘去了他一切的困難。後來忽然晴天一聲霹靂，幾乎把他震燬，凱氏特里和他宣告辭別了。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件，還沒人知道。在附加於鄉下醫生一稿的自白裏——後來改爲第三人稱——巴爾扎克藉着書中主角的口吻，憤憤地申明着他無法敘述凱氏特里夫人的殘酷。「顯然的，」巴爾扎克傳記的名作者桑達斯（Mary Sanders）說道，「一天晚上，她照舊溫存地離開了他，第二天早晨，一切都改變了，她用着無上冷酷的態度接待着他。」

巴爾扎克不顧一切地奔回巴黎，不管身體怎樣，重新驚人熱烈地寫作起來，藉以澆滅他心中

的傀儡。他修正了鄉下醫生，還決定寫一本書，賣上幾千塊錢，來解決他一切的困難。但是他又照舊陷於悲慘失望的境況中了。這本書不但失敗了，出版人而且控告着他違犯了契約。他的債臺又築又高，加之凱氏特里夫人給了他無限的創傷，他幾乎要發瘋了。他躑躅在街頭上，向着律師、債主們哭訴求情，可是他們對於他的破產卻絲毫無動於中。

「什麼，」他叫道：「我屈處在這種重負下已經幾年了；牠桎梏着我生命的膨脹，擾亂着我心緒的活動，窒息着我的思路，挫折着我的生存，束縛着我的行動，抑制着我的興奮，積壓着我的良心，干涉着我的一切；牠成爲我事業上的累贅，毀壞了我的背脊，把我弄成一個老人！我的天，難道我嘗遍了的艱苦，還不夠換取一點沐浴於陽光下的權利嗎？一切晴朗的未來，靜恬的未來，我是多麼渴望着的，卻在數小時之內完全消失了，或者說其消失與否，全以巴黎人底反覆無常爲轉移——這在那瞬間還在未決的狀態中呢。」

最後一句多麼表示出巴爾扎克的特色啊！在他煩惱失望的悽苦哭泣中，他還死死地懷着一線希望，自信這種困境祇是暫時的現象，不久就會轉機的。就是這種偉大的精神，這種驚人不屈的

天性，使他能夠邁步前進，斬荆披棘地直抵於他的不朽傑作——人間喜劇的偉大工程的完成。

數星期內，他努力寫作着一部新小說蘭街氏夫人，當然，他斷定這本書一定可以結束他的煩惱。他藉着這書向凱氏特里夫人復仇，惡意地繪出她的風騷和淺薄。他寫道：「這是一個假裝受過教育的女人，實際上是不學無術的；她的趣味和情緒都很高貴，可惜沒有節制趣味和情緒的思想。」這本書描寫着他本身的經驗：一個負心的上流女人先是戲弄着一個善感忠實的男子，而後無情地踢開了他。

但是他也不情願這本書出版之後，使得那位有權勢的公爵夫人成爲仇敵，因爲她蒙養着幾個有名的批評家，要破壞他起來是很容易的。因此他爲着證實他這種對於她膚淺的素描是否可以使她辨別不出，就特地裝做過分卑謙的態度，走到她家裏，請她讀一讀他的故事。結果比他所希望的還要好啦；她不但批准了這部書，而且還稱讚着這是他作品中最好的一部。

可是該書出版以後，不曉得是她重新仔細讀了一遍，還是別的什麼聰明人把那真意指點了出來，她大爲憤怒，發誓要向巴爾扎克復仇。

「現在我和公爵夫人凱某決裂了，」他寄信給卡羅特夫人道，接着又是狠狠的一句「好，越決裂越好！」

公爵夫人憤怒到極點，竟不惜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來和她的舊情人開一個實際玩笑。她雇了一個名字叫做勃特里克遜小姐的愛爾蘭老太婆做英文教師。因為這位老太婆很喜歡巴爾扎克的作品，並且想把他的幾本小說譯成英文，公爵夫人決定利用她做工具。她對她說，要使得巴爾扎克高興，最好是和他開一個小玩笑，這種玩笑是很容易打動他的談諧情調的，因此她就叫她寫了一封熱烈的情書給他，信末署了個貴族英婦的名字——奈維爾夫人。巴爾扎克很是懷疑，但是他終於回了一封信。後來他們約好在戲院裏會面。那天晚上，凱氏特里夫人到巴爾扎克那裏，一定要陪着他同去。這一來，他才發覺他是受了騙，但是他決計不惜犧牲一切去看個究竟。

「我走到戲院裏，」他寫給卡羅特夫人道，「那兒一個人也沒有。後來我寫了一封信，這封信使得那個又老又醜，露出一口討厭牙齒的婦人懊悔不已，她對於我表着充分的好感，對於公爵夫人表着無限的輕蔑。雖然我的信寫得極端的諷刺，目的在使假裝的虛偽女子面紅耳熱，但是她

（愛爾蘭老婦）卻把牠們保存好，一齊歸還了我。我佔着凱氏夫人的上風了。她在這次詭計裏所得到的，是「吃驚」。從此以後，她對我懷着終身的仇恨。」

他們後來只晤了幾次面，是在他們共同的朋友家裏晤着的。數月後，他寫給卡羅特夫人道：「我和凱氏夫人間微弱的關係已經給我割斷了。」

從此公爵夫人就被遺忘掉了，一直等到後來，她又開了一個小玩笑，這個玩笑倒引起巴爾扎克不小的悲哀和麻煩呢，因為當他和一個新的天使，一個註定着爲他最後最大的天使來往時，這個玩笑竟使他陷入可笑的境況中……

五

「他們談着初戀！我不知道什麼有末戀那麼可怕。那真絞人哪！」——Guinola

在凱氏特里夫人給他辭別不久以後，巴爾扎克收了一封從遠方烏克蘭寄來的信，這封信燃起了他的「幸福和希望」並且註定了要改變他一生的生活，雖然他事前沒有料到這件事。該信作者沒名沒姓地署着個「外國女子」，信中說，她讀了他的一部小說，很爲他的天才所感動，因此情不自禁地寫了幾句羨慕鼓勵的話。巴爾扎克很覺得高興，但是因爲債務和工作的糾纏，他把這封信藏入粉香的盒子裏面後，不久就將牠忘在腦後了。

外國女子可不願給人遺忘，數月後，她又送給他一個歌頌的信息。她戲劇化地寫道：「你在 *Quotidienne* 書上印一句話，就可使我大膽和你通信。這樣寫給外國女子。巴爾扎克。」巴爾扎克覺得這件事很神祕，就在那本書上印了一行字。幕開了；他後來稱之爲「偉大美麗的靈感戲劇」

將要開演了。

她的信開始有規則地湧來，她的口吻從羨慕轉為崇拜。外國女子是誰？這個謎滋補着他的想像，加深了他的興趣。對於他，她成爲他過去一切愛過的女人，成爲這些女人混合而成的和諧美麗的整個，換句話，一個理想女子的典型，「一個永生不滅的女性。」這種炫人的觀念使他對於一位從來沒有見過面的女子發生了迷戀。

但是他並非沒有注意到事實的一面；她沒有把姓名住址告訴他，因此他沒法回信，這件事很使他失望。他擔心着一生或許會見不到這個「北極明星。」

後來她好像從天賦獨厚的愛感中窺測出他的思想，外國女子突然揭開面具，露出她的真容，她原來是位波蘭伯爵夫人，名字叫做漢氏卡（Evelina Hauska, N'ee Rzewuska），她不但和法國皇后有親戚關係，她的丈夫而且是俄國最大富翁之一。巴爾扎克早就猜着她是個美麗無疵，聰明絕頂的女子，一聽得她又富又貴，不覺大喜欲狂。他在第一封信裏就卑躬屈膝五體投地地恭維着她，感謝着她，並且請求她和她繼續通信。這些通信，後來彙訂成冊，就是有名的叢書外國女子

的信札中對於當代名人頗多討論，很可以做巴爾扎克晚年生活傳記上可靠的材料。

不久以前，漢氏卡夫人的生活和個性還籠罩在一層迷霧裏面。後來她的姪女拉支威爾公主負責放出一線曙光，才把幻想的傳記家們所捏造的可笑虛偽的故事完全推翻。這位公主解決了長期辯論中的漢氏卡的年齡問題，她說，她生於一八〇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依此計算，則她和巴爾扎克開始通訊的時候是三十一歲，那時巴爾扎克是三十三歲。漢氏卡從小生在高尙的有教育的環境中，長大成爲一個天賦不凡的女子，她之所以能夠這麼影響着巴爾扎克，這個事實是一個很好的解答。這位波蘭美女在十九歲上嫁給了漢氏卡（Wenceslas de Hauski），這人的年齡比她大得許多，無論那一方面都及不得她上，後來他又變成病夫，終日鬱鬱不樂。漢氏卡夫人從來不會真心愛過他；這個結合，是依着當時的習俗由雙方家庭主持的，他們兩人自己沒有過問過。

漢氏卡夫人的生活，在沒有和巴爾扎克來往以前，是很單調無味的。除去間或旅行外，她總是陪着多病的丈夫住在烏克蘭的宅子裏，那個宅子很大，但是很不愉快，差不多完全和外界隔絕着，周圍幾哩內看不見一個村落。她生了五個孩子，只有一個女兒阿娜活着。漢氏卡夫人對於這個女

兒極度的撫愛，後來在她和巴爾扎克的浪漫絲上很佔着重要的地位，但是這種撫愛並不能給她以她所希求着的慰安和知識上的伴侶。爲着舒遣無聊和鬱悶，她埋頭於文學之中，她在家裏能夠找到什麼最新的小說，都一一讀完。因此她認識了巴爾扎克的作品，巴爾扎克的天才深深地感動了她，使她不自禁地寫了第一封信。但是她決計沒有夢想到她將來竟做着這位天才的夫人呀。

他們通了兩年信，沒有真正會過一次面，他們藉着這些信，互相表示着迫切的愛情，並且擔保着一生相守。但是巴爾扎克一想到過去和凱氏特里夫人的經驗，心中還不免惴惴，恐怕這個新的浪漫絲，以同樣形式開始的浪漫絲，會再引起同樣的悲劇，而給他以新的哀愁。他哭訴道：「當我寫信給你時，我全身顫慄着。這次會不會又祇是一種新的苦惱？天不會再在我面前亮一下了嗎？我愛你，我的外國女子，這種奇怪的事件正是空洞的生活上自然的作用，這種生活祇有充滿着幻想！」

他成爲她的奴隸了。他把頭髮蓄得儘可能的長，後來剪下一束，寄給了她。他_不惜負債，化了許多錢買給她各種愚蠢的禮物，雖然她懇求他不要這樣，而且常常拒絕不受，以致引起他的失望。他在鄉下醫生的修正本裏，給一位重要的角色取了她的名字 *Evelina*。

他再三懇求她允許他去和她會一會面，他說，只要她答應，他就設法籌一筆足夠到俄國去旅行的款子。她雖然願意在她家裏招待這位偉大的天才，但是她還不肯輕易發出這樣一個請求，因此她對於他的請求，總是不斷的延宕着。可是在一八三三年初，她和她丈夫旅行到瑞士，巴爾扎克聽得她現在離巴黎這麼近，雖然明知道她丈夫的在場有許多不便，卻再也忍不住不去看她一下了。他立刻丟開了所有工作，神祕地籌了一筆錢後，就趕到瑞士去，把家事又交到他母親身上了。

那次初會的情形，我們還知道得不詳細。有一個荒誕的故事——是巴爾扎克在一部小說中所敘述的事實，這部小說不必說是暗射着他和漢氏卡夫人中的關係——故事這樣說：他到了那兒，偶然在窗口張望，恰巧看見了他的天使，他立刻認識出來，那個天使瞧着他，帶着說不出的表情。另一個故事又這樣說，他們相會是依着當時的習俗，在旅館裏面。這個故事是比較點接近事實。

總之，他們相會的時候，雙方都大大地驚震了一下。這位極文雅，敏感的漢氏卡夫人一看到這位象一般的人物，不禁向後一縮，至少臨時退縮了一下。不管他怎樣，穿着高跟鞋，終日蹣跚地想把自己的身裁裝高，但是看來他的闊和高還是無分軒輊。他穿的衣服，奢豔得令人厭惡；他的話聲很

高，不斷的說着他自己的成就；他在酒席臺上的態度又粗野又下流。她對於這次晤面所引起的最初印像，在她致其兄資吾斯基伯爵一信中表示了出來，信中寫道：

「我終於和巴爾扎克會了面，你也許要懷念着我對於他的迷戀會不會因此醫好吧。你記得吧，你常常預言着他會用刀吃飯，用檯布揩鼻子。是的，假使他沒有犯前者的罪，後者的罪他一定犯着了。」

漢氏卡夫人，在另一方面，絲毫沒有想做巴爾扎克理想中神聖的人物，因為她已經是一個有夫之婦啦。

可是這種清醒的念頭不過是暫時的。兩年通信中所產生的愛情，把私人的缺陷和弱點完全蔭蔽起來了。漢氏卡夫人不久就為他的天才所炫惑而接受了他。她的感覺，無疑的和拉馬丁相似。拉馬丁說，巴爾扎克的身軀雖然肥胖，「裏邊卻藏着好多靈魂，輕鬆、愉快，像一個柔輦的包裹。」

在巴爾扎克方面，一向是在幻想中的，到現在才認識了真正的漢氏卡夫人，他不久以後寫信給他的妹妹勞爾道：

「快活，我真快活呀！她是二十七歲（一個相差五年的小錯誤，）生着一頭最美麗的黑髮，平滑細膩的皮膚，一雙可愛的小手，她坦白天真地在衆人面前擁抱着我。我不願意提到她的巨富。那和她的美貌一比算得什麼？我給愛情陶醉了！」

可是他覺得她丈夫漢氏卡的在場很是討厭：

「唉！」他叫道：「五天之內他沒有離開我們片刻。他從他夫人的懷裏走到我的身邊，這兒又是个小鎮市，一個顯赫的外國婦人是沒法走動一步，不爲人所注意的。我真受不住約束啊！」

不過他的興緻還很高，因爲他找到另外一個情人了，這個情人能夠鼓勵他以新的希望和勇氣，這個情人——最難能可貴的——是能够了解他。

自從他們互相了解後，他們兩人中的連繫愈加緊湊了；人生最深的要素參進他們的浪漫絲中了。他們很覺得愉快。

就乘着這個最好的時機，凱氏特里夫人開了個第二次玩笑——是她最後最刻毒的勝利的復仇。她藉着種種方法打聽出巴爾扎克的新遇，她又藉着種種方法裝做他的妬妻——裝得很成

功，幾乎使得漢氏卡夫人和他斷絕了關係。這位快快的小說家發出一千個誓，說他是一個獨身者，竭力解釋着一切。但是他的解釋祇是加深了漢氏卡夫人的辱罵；她無情的罵他愛上了別一個女人。雖然他們終於言歸於好，但是漢氏卡夫人決不是無條件的信任他了，在後來幾年中，他經常受着她底嚴重的責難。懷着最毒婦人心的凱氏特里夫人終於得着最後的凱旋！

除去這個殘酷的冷箭外，巴爾扎克過了一週美滿的伴侶生活，他帶着深情的希望，依戀不捨地離開了他的「北極明星」。後來他就回到巴黎面對着現實去了——現實對着他是一羣暴怒的債主，叫囂着向他要錢。

漢氏卡夫人在回俄之前，計畫着在日內瓦住幾個月。巴爾扎克急於要再到她那邊去，決計在兩星期內寫一部小說。但是極易鼓動他寫作最好作品的愛情現在卻阻礙着他心緒的集中。他寫信給她道：「我的心愛的天使，爲着你我差不多瘋了，像一個人可能的瘋了！沒有你在中間，我簡直不能將兩個思想連接起來。不管我怎樣抑制自己，我的心總常常回念着你。」結果他到年底才能起程。

他一到日內瓦，漢氏卡夫人應着他的請求在那兒延長了幾天，他看見她的一隻美麗的金指戒在等待着他。他把牠套在自己的手指上，以後從來沒有脫下過。這個指戒鼓勵他完成了另一名著 *Seraphita*。

他們再會的時候，兩人都知道除非相互獲得，大家是不會愉快的。巴爾扎克寫道：「昨天我看見你，多麼美麗，多麼可讚美的美麗。昨天一晚我對自己說道，『她是我的！』哦，天堂裏的天使也比不上我昨天的愉快。」他的崇拜這樣熱烈，不久就蔭蔽了其他一切：「名譽，自愛，文藝，牠們祇不過是天空裏的煙雲罷了。你每天把那些東西放在你腳下踐踏二十次，我每天吻你的腳二十次。」

結婚問題早就談到了，討論過了，但祇是冷然無情地，因為雙方都知道有無數的，似乎難以克服的阻礙橫梗在他們面前。漢氏卡夫人是已經出嫁的人，有一個她所不願分離的女孩，還有她的貴族家庭——那對於她有着不小的牽制——無論如何是不會同意這樣下嫁的婚姻的。他們沒有在天才的立場上估量着巴爾扎克，他們當然不懂得什麼是天才。因此悲慘的因素就踏進了他們的浪漫絲，分離的愁恨，希望與失望的戰鬥……

在和他「永久的天使」相處四十四天以後，巴爾扎克又回到巴黎去了。他爲另一次的約會所鼓勵，就埋頭於著述的聖境中。他躲在夏綠特街一家小屋子裏，自稱爲「都蘭特孀婦。」爲着避免不愉快的攪擾，什麼人都不准入內，除非他能講出一句神祕的暗號。像雨果，高迭爾等都覺得很可笑，爲着通過強梁的僕人，他們總得說一句「梅子的季候已經到了！」要進巴爾扎克的書齋又得說一句「醫生說，都蘭特孀婦的病體沒有危險。上帝保佑她！」

漢氏卡夫人現在成了他的最大感憤劑。他寫作的瘋狂白熱，爲他生平所未有，一年內，竟寫完了 *Seraphita, The lily of the valley, Pere Goriot, The atheist's mass, the Interdiction* 和別的幾種不大著名的書。

一八三五年五月，他在維也納和漢氏卡夫人作了第三次的會面。這是一個悲慘的接見；漢氏卡夫人不能投降於她的情人，決定要和他斷絕來往。巴爾扎克雖是熱烈的懇求着，但是他自己也知道她是對的，明知道結果徒然使雙方感到不快……

因此他離開了她，抑鬱而失望地。他不得不感到這次旅行的愚蠢，這次旅行耗去他五千多佛

郎一到巴黎，他看見他的事務是在可怕的情勢下；他的債臺積得從所未見的高，他的母親病了，還有最壞的，是因為逃避軍役，竟給拘禁了幾天。生命變成一個磨難；一切可怕的前途，債務上的，不斷掙扎而終於沒有達到目的的，愛情失望的，一齊籠罩在他底面前了。

但是他只要一天活着，一天還能夠掙扎的話，他是不投降的。反之，他把鼻子抵住磨石，猛勇努力地把自己從悽苦的境況中解放出來，他把所有的失望一齊注入了工作，時常希望成爲一個最值錢的著作家，邁步前進……他打破了一切忍耐的記錄；他常常每天寫上二十一小時啦！

六

「我不曾有過幸福的童年，也不曾有過豐滿的青春；我一定要有一個最燦爛的夏季和一個最平和的秋季！」——致卡羅特夫人書。

每一篇新的文稿都送給漢氏卡夫人，要她讀一下，發表一下意見。她的來信，雖然帶着悲哀失望的情調，卻把他從這次可怕的掙扎中提拔出來，成爲他黑暗中唯一的明燈……

不過像他這種天性的人是不能光是在通信上長久生活下去的。沒法看到他的「北極明星」，他就立刻和別的女子往來秋波了。一八三六年，他的境況轉機以後，他就離開了他的隱居。醫生叮囑他休息一下，因此他就走到克蘭特地方，在那裏，他給渥來笛夫人（*Madame de Nalette*）的美麗嫵媚迷惑住了。他在此幾日內忘去了一切的煩惱，吃飯是在一家古怪的旅館裏，整天聽着他那可愛的侶伴絮絮饒舌。他稱她爲「我的孩子」，她稱他爲「我心愛的寶貝。」

漢氏卡夫人聽到關於他逃走的謠言，大爲不滿，就停止和他通信了。但是他懇求着她原諒，告訴她，就是他「看上了別的女子」，她還是他最大的一顆星，高高的照着他，無論他走到那裏。這才使她平和下來，但可也沒有支持好久。她常常強迫他解釋一切，常常懷疑他有新的豔遇。她的疑慮雖然有時很對，但是大部份是可笑的，她甚至責備他和呂開米夫人有染，其實他一年祇看到她一次。她好像還向賣卜者探明他的行爲，因爲我們看見他曾經這樣寫道：「告訴你的賣卜者，她的卦打謊了，什麼美人都不會佔據我，除非賣卜女郎。」

不過卻有一個女人，相當的佔據了他。

這是威氏康第夫人，她是一個英國女子，丈夫是一個有錢的意大利公爵。巴爾扎克在戲院裏和她坐在一個包廂裏面，到處監視着他的行動的漢氏卡夫人一聽這消息，就立刻責備他起來。他的回信是很刻毒的，因爲這些經常的追問漸漸使他發怒了。

他問道：「難道一定要我放棄意大利劇院嗎？放棄我在巴黎唯一的娛樂嗎？爲着我找不到別的座位，只有在包廂裏可以找到，恰巧包廂裏也有一位儀態千萬的女子？假使捕風捉影的謗毀要

我這樣，我連音樂也要放棄了！」

可是這可不能使漢氏卡夫人滿意；她要求一個詳細的解釋，要他對她完全坦白的說出他怎麼說的？

他寫道：「你所對我說的那個威氏康第夫人，是一個最溫柔的女子，無限的和藹，動人的美麗。她大大的幫助我負起我生命的重擔。她很文雅，極端的堅定，她的憎惡是難以動搖調和的。她是一個可靠的人……這個友誼安慰了我許多哀愁。」他也許覺得話未免講得太多了，對於他或者不利，所以又加了一句，「但是，可惜，我極少看到她。」

差不多在這時候，巴爾扎克弄得一筆錢，在近郊造了一座房子，這樣他可以蔭庇着他的母親而且成爲一個業主了。

他命名爲花園別墅的這部財產，卻給他鬧了一場不小的笑話。巴爾扎克一定要使這座房屋的樣式出自自己的心裁，雖然刻苦專心地完成了他的計畫，但是他卻忘去放進一個樓梯。結果，他只好在外邊接了一個。報紙抓住這件事，當做譏諷嘲笑的話柄。

「這座房屋，」一節刺人的新聞說道：「裏面看不見門，也看不見窗，只可以從屋頂上的方洞裏爬進去，內部裝飾，完全是東方的情調，其奢華，就連土耳其的官長們自己也想像不到。這位大小說家私人書齋裏的地板上，鑲着年青少女的牙齒，鋪着最壯麗的毛織地毯，這些地毯是世界上最有的帝王送給他的。至於傢具，椅子、沙發、睡榻等，裏面都塞滿着女人的頭髮，有的是黃髮，有的是黑髮，這些頭髮都是三十歲的女人們毫不遲疑地破壞了她們最美的裝飾而送給這位作家的——這種犧牲更其可貴的是，她們已經到了相當的年齡，頭髮不會再長了！」

事實上，巴爾扎克遷入新居的時候，他的錢已經完了，差不多什麼傢具也買不起。人家把他比成「一個人有大理石的盆子洗澡，但是沒有一隻凳子給他自己坐，或者給他的朋友坐。」蕭條的四壁很使他沮喪，因此他想盡了一切補助的方法。他拿着一支大粉筆，在一處地方寫道：「這兒是一幅十三世紀最上等的佛來梅繡帷。」又在別一處寫道：「這兒是一幅拉斐爾偉大的圖畫，巴爾扎克的寶藏。」他把 Rembrandt, Vinci, Titian 等名畫家的作品都各各給了一個位置。後來巴爾扎克覺得他真的有了這些驚人的寶藏，非常引為自傲。

他現在又想在他的財產上發財了。他計劃了幾種投機事業之後，決計在種植波羅蜜上努力。

這就是他的計劃！（據Garnier說）要把佔地十萬方尺的波羅蜜種植在他的花園別墅裏的空地上，謝謝土地自然的溫暖，那地方只要稍微加一點熱度，就會變成溫室……這還不算什麼；巴爾扎克這種類似的計劃是很多的，不過這個計劃當中最妙的是，當我們走到Mont Martre街上的時候，他就要租下一間店舖，來出賣那還沒有種植的波羅蜜。他要把那店舖漆成黑色，鑲着金邊，上面掛一個極大字號的招牌：「花園別墅的波羅蜜。」——但是，他終於聽着我們的勸說，爲着節省不必要的耗費，沒有把那間屋子租下！

他發奮忘食地寫作他的小說，但是他的債依然堆積着。他竭力想賺一筆錢，來維持他的財產，因此他轉到戲院方面，開始寫起戲劇來，他說：「樹立文藝肉店比樹立文藝聲名更爲重要。」

他的第一篇戲劇 Yautrin 上演於一八四〇年三月十四日，結果引起一場禍災。扮演 Jacques Collin 的演員，本想演得活潑乖巧，卻演成路易腓力浦的樣子，因此觸怒了國王，國王立刻下着禁演的命令。巴爾扎克垂頭喪氣地回到花園別業，再度的陷入失望的境況中了。

數星期後，他又受着另一可怕的打擊；他家裏的牆壁，依着他自己外行的計劃築成的，突然倒了下來，他又沒錢去修補。他受不過一羣憤怒的債主們的糾纏，只好立刻賣掉他的財產。——自然是蝕本賣出的——他祕密遷入派賽地方一座小茅屋裏面，那屋子現在就是巴爾扎克博物館。他小心地把自己的住址祕密起來，什麼人都不告訴，只告訴了漢氏卡夫人，漢氏卡夫人的來信，現在又成爲他在黑暗中的唯一明燈，唯一烽火，繼續不斷地給他以新的希望和新的勇氣。

他住在這兒，熱烈地工作着，一直住到一八四二年——這一年，對於他的一生最爲重要。後來他就遷入巴黎不大繁華的區域，他的母親也隨着他去了。

他的全集現在大宗的出版出來了，就是有名的人間喜劇，這時候，世界終於給他印上一個深刻的印像，他的天才雖然還沒有十分爲世人所認識，但是名譽，他喻之爲「那個美貌女郎，其吻何其動人」的名譽，開始對他露着微笑了。

可是正在那時候，他深深地陷入失望與疑慮的困境中。幾月來，他沒有收到漢氏卡夫人的一封信。他輕柔哀怨地責備着她，可是沒有用。他自念她的緘默，一定是因爲他自己在通信上有所疏

忽，所以他就寫給她這樣一封簡短可憐的信：

「唉！你不再寫信給我，是因為我不常有信給你吧，我不常有信，是因為我常常沒有錢買郵票，但是這件事，我不願意告訴你！」

在失望悲哀中，他竟去問卜求神，迷信到極點。六月後，他終於收到漢氏卡夫人的一封信，信裏告訴他她的丈夫已經死了！

巴爾扎克要立刻起程到俄國去，但是她卻制止了他。兩年後，她才請他到聖彼得堡去一晤。他匆匆地起了程，懷着瘋狂的希望與喜悅，當他看到他一別十年的「北極明星」的時候，他快樂得幾乎不能自止了。可惜這次把晤又是一場悲劇，因為他所熱烈要求的婚事，遭着她的拒絕。她的家庭和她的女兒還橫梗着在她面前呢……

這次可怕的失望太夠他消受了；他回到巴黎的時候，就患着腦病，生命危在旦夕。但是當漢氏卡夫人為無限的深情所感動而宣佈着她將來無論如何，一定要和他結婚的時候，新的希望又給了他那種超人的精力，使他渡過了那危險的時期。

以後七年中，他的生命全靠她的允諾支持着。他追踪着她的足跡，走遍了全歐，不管她旅行到什麼地方，不管她有沒有女兒或者親戚陪伴着。他追着她到過拜登、布魯塞、羅馬、特來斯登、斯特勒、斯堡、聖彼得堡，而後又回到巴黎。他固執熱情地在幸福街他的房子上耗完了他所有的錢，濫買了許多奢侈的裝飾品和傢具，他想把那房屋佈置成爲他的未來新娘的適當新居。

當漢氏卡夫人的女兒阿娜嫁給了一位有錢的波蘭公爵的時候，橫梗在他們面前的另一障礙才算除掉。巴爾扎克重新燃起新的希望，加倍努力地徵求着她的同意，直到一八四六年，她才允許他正式宣佈出他們的婚約。

但是這個婚姻依然殘酷地延宕着。家庭的意見和她個人的意見的戰鬥，咀嚼着漢氏卡夫人的心，使她不敢斷然採取和她情人結合的步驟。事件更困難的是，根據當時的法律，如果她嫁給了巴爾扎克，她的財產就要充公。因此她不斷的推開着他，藉着要他在巴黎佈置新居爲詞，和緩着他的焦急。

一八四七年，她真的來到巴黎，看看新居，覺得一切都很有滿意。同年，她請他到她家裏，他在那裏

住了六個月，時常請求她滿足他最大的希求。但是結果他仍然失望地回到巴黎。重重的失望和悲哀，使他不顧一切地投身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參加了各種騷亂的遊行。據說他還跟着一羣瘋狂的暴衆，長驅到凡爾賽宮從路易腓力浦的寶座上拖下一條帷幕，撕成碎片。路易腓力浦就是禁止他的戲劇上演的國王。

年底他又去到漢氏卡夫人家裏，提心吊膽地靜候着她的決定。他的希望心漸漸的動搖了：

「我認爲她使我到這兒來的計劃，一定是爲着無定的展期」他憤慨悲觀地這樣寫給他的妹妹道：

但是漢氏卡夫人再也不忍遲疑了，終於答應了他，任何時候可以舉行婚禮。巴爾扎克經過了一連串的不幸和磨難以後，接着就生着一場病，成天的暈倒在牀上了……瘋狂一般的工作着和戀愛着的生命終於敲着牠的喪鐘；他底壯健的身軀破毀了，他底驚人的精力遺棄了他了……

「唉，唉，」漢氏卡夫人寫信給她的弟弟道：「這件離奇的浪漫絲是多麼悲慘！至少在我一方有無限的憂愁和焦慮。我清清楚楚的知道，巴爾扎克夫人的命運是註定了。再小心看護，他也不

能活得長久了。因爲不斷的苦鬥，和重重的失望，已經把他全身的機構摧殘完了。」她的話是完全的確的。

巴爾扎克在他沒有看見他的最大希望滿足之前，是不肯爲病魔所屈服的。他令人不可思議地從寒熱中振作起來，說明他已經完全復原了，可以結婚，可以陪着她的新娘到巴黎去了。漢氏卡夫人知道這是他最後的一次請求，怎忍拒絕他呢，因此他們兩人就在一八五〇年三月出發上道。巴爾扎克在極端興奮得意中寫了封信給母親，教她在屋子裏佈滿着「花，美麗的，美麗的花」！三日後，他又寫了另外兩封信，一致其母，一致其妹：

「昨天（三月十五日）在聖巴比拉教堂裏，主教牙羅米爾的代表，一位道高德重的牧師，祝了一福了慶賀了我們的婚姻。」在致妹一書中，他這樣簽名道：「你的哥哥巴爾扎克；在快樂的頂點。」他們在赴巴黎途中，經過特來斯登時，巴爾扎克忽然發着激烈的心病，不得已在那兒停留了幾天，因此延擱到五月二十九號夜半，他們才趕到幸福街上一座小屋的門前。屋門緊緊的鎖着，窗戶黑黝黝的，這情形，使他們吃了一驚。後來他們喚來一個銅匠，打開門鎖，他們發現裏面的一個僕

人已經瘋了，一陣尖銳的叫喊從廚房裏傳了出來。巴爾扎克點上燈，燈光下，顯露出一排排燦爛的花，各地的花都有——是他母親忠實地佈置好的。新娘不禁顫慄了一下。是的，花很美麗，但那也是喪葬般的呀……

巴爾扎克向這女人追求了十七個長年。現在，她歸順他才五個月頭，他自己就歸順於死神了。所謂歸順，卻也經過了一番惡劣的戰鬥。人間喜劇的偉大建築還沒有完成，使他強烈地充滿着生的慾望。要寫的書真多哩！他必須活下去把牠們一一寫成。

當他發覺他的超人精力，阻不了那架偉大機器漸漸遲鈍下來時，他非常驚駭起來。他在給高迪（Theophile Gautier）的一封信中，（他說給他的妻寫的）有一句簡短的話，表示出他的驚駭比哀愁還大：「我不再能讀書寫作了！」

一八五〇年八月十七日傍晚，天氣很熱，醫生用盡了他一切的科學方法，頹然地立在牀邊。巴爾扎克忽然抓住他的衣袖，一定要他說出他的命脈。

醫生回答道：「你真勇敢，我不想瞞你，沒有希望了。」

巴爾扎克面孔上的肌肉緊張了起來，兩手捏住被衾。但是他的語氣是很堅定的：

「我還能活多少時候？」

「難過今天一夜。」

剎那間，他的眼睛裏露出一線希望，就是那種偉大的希望，時常把他從最黑暗的境況中救起，時常給他無限的精力，來和暴風雨搏鬥……

「喚貝安瓊來，」他喃喃道：「貝安瓊能夠救我……貝安瓊……」貝安瓊是他小說中的人物，在人間喜劇裏曾經救渡了許多災難，他的半世差不多全靠著這個精神人物活着，現在他竟以為真的有這個人了。不過事到如此，就是真的有貝安瓊其人——「嘗以科學不足以解救生理上的意志的醫生，」恐怕也無法挽救他了吧。

雨果聽說他的朋友快要死去，匆匆的趕到他牀邊。他看見巴爾扎克孤零零地在那裏，據說「巴爾扎克夫人退到她自己的房裏去了。」他的「北極明星」遺棄了他嗎？拉支威爾公主這樣說，她的伯母自己病得很危險，不能離牀，不過她也承認這場浪漫絲的結局已經帶着一點慘苦的

因素。總之，誰都不應當非議着巴爾扎克夫人的忠誠的。在她丈夫死後三十六年中，她把他的債務一齊理清，她並且把他死後發表的重要遺稿收集了起來。她鞠躬盡瘁地一直到老死，死也是死在他的房裏，葬也葬在他的墓邊……

雨果，孤零零地伴着他的朋友，捏着他的手，但是對方卻沒有一點回音。他走出時，看見了巴爾扎克的半身雕像，這個像是在他生命力高漲時製成的，側面好像拿破倫。肉體和精神的對照，使他爲一種淒慘的崇高所感動。那一夜，他遇見朋友，就這樣深深的慨嘆道：

「先生，歐洲快要失去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了！」

「死的太陽是光榮的」巴爾扎克曾經寫過這樣一句，是的，當那太陽灑在他身上的時候。他的死耗驚醒了全世界，使得全世界都認識了他的天才。就是他的仇人也感到若有所失，其中二人，大仲馬，和批評家聖保羅都是他出葬時的扶柩者。

一羣靜穆的聽衆，聚集在墓旁。雨果走到衆人面前，給了他的朋友最後一次的熱烈讚揚：

他結尾說道：「他所遺給我們的作品是以花崗石般的精力築成的。偉人們總是親自打着地

基的未來自然會塑成一個雕像……他的生命雖然短促，但很豐滿，日子的豐滿，還比不上他的作品。唉，這位堅強不屈的勞動者，這位哲學家，這位思想家，這位詩人，這位天才，過着一生狂飆突進的生活，這種生活是各時代的偉人所常遇到的。今天他休息了。他走進了光榮，同時也走進了墳墓。」

中華民國卅五年十二月九日

收到

呈

繳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

(97158)

百叢書科
巴爾扎克的掙扎與戀愛一冊

The Romance that Balzac Lived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Ralph Oppenheim

陳漢年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上海河南路

上海河南路

上海及各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主編人

王雲五

譯述者

陳漢年

原著者

Ralph Oppenheim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二九四二上

察

張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第一八八三號審查證

#78
=14353

